



布书早世大 通用彝文字典

贵州黔桂彝文协作组 编
贵州民族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
马立三 陈 实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民族
文化文庫



母馬早産3匹

通用彝文字典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
马立三 陈 英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用彝文字典：彝汉对照/马立三，陈英主编，一增订本.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412-2244-3

I. ①通… II. ①马… ②陈… III. ①彝语-字典 ②字典-彝语、汉语 IV. ①H2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第 274302 号

通用彝文字典

马立三 陈 英主编

出版发行 /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550081

印 刷 / 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9mm×1 230mm 1/16

印 张 / 29.75

字 数 / 860千

印 数 / 1-2000册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12-2244-3

定 价 / 188.00元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领导成员

组 长：马立三

副 组 长：孙自强 余 克 韦革新

学术顾问：伍精华 李桂英 冯元蔚 龙志毅 李嘉廷 王天玺
孙自强 史志义 禄文斌 何现龙 安毅夫 马学良
罗正富 苏克明 马开明 普同金 禄智明 黄美贤
王桂森 王正芳 杨宁超

《通用彝文字典》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玺 王正芳 王明灯 王继超 韦革新 龙志毅
冯元蔚 史志义 孙自强 安金黎 安毅夫 余 克
余宏模 李桂英 李玉平 李平凡 何现龙 苏克明
吴学军 陈永祥 陈明刚 陈世鹏 张学立 杨宁超
罗正富 黄 平 黄美贤 黄克学 禄智明 禄绍康
普同金 陶文亮 梁 杰 梁兴华 戴庆夏

编 审：禄文斌

主 编：马立三 陈 英

副主编：马沙劳美 朱德齐 张仲仁 张启仁 王世忠 罗德显
黄卫华 陈兴才 禄玉萍 吴 颢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明 马立三 马尔子 马昌达 马黑木呷 乌 谷
王正芳 王秀平 王继超 王明贵 巴莫阿依 曲木伍牛
左玉堂 龙正清 龙保贵 伍精忠 毕云鼎 朱建新

朱琚元 朱德齐 师有福 阿于铁日 阿侯依热 陈长友
陈世良 陈世军 陈世鹏 陈光明 杨义杰 张仲仁
张廷献 张纯德 张和平 李成智 吴学军 杨恩勋
岭福祥 柳光华 柳远胜 柳远超 黄建明 谢志礼
普学旺 普璋开

编写人员：

陈 英 马沙劳美 王秀平 毕云鼎 普璋开 龙保贵
曲木伍牛 李连海 张启仁 自文清 李成智 刘剑文
马昌达 韦定富 李福云 方耀章 普梅笑 柳远超
柳远胜 王世忠 罗德显 陈大进 吴学军 黄卫华
陈兴才 禄玉萍 吴 颢 余 舒 马 辉 罗紫元
吴雪瑞 王 俊 严 俊 樊国萍 王明亮 刘 云
文启扬 王 芳 杨 娟

彝文电脑录入、字典排版：

禄玉萍 吴 颢

序 一

彝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自己独立文字的民族之一。彝族先民在久远的年代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彝文，汉史志称之为“爨文”、“𪛗书”、“夷字”、“倮文”或“罗文”。

关于彝文的起源，彝族民间流传有众多的传说。彝、汉文古籍、史志《西南彝志》、《滇系·杂载》、《开化府志》、《大定府志》亦有一些记载。但彝文创制的确切时间，迄今无明文可考。过去学术界曾有“汉创唐成说”、“唐创明成说”、“明代说”等。当代学术界公认成书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彝文著述的《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等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发掘、翻译和出版，推翻了上述之说，而近乎一些彝族学者“两汉盛行说”观点。近期，贵州文物工作者在赫章县发现一铸有彝文的铜质插钵，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一插钵属西汉时期。钵身铸有5个凸型彝文字，经彝文专家翻译，意为“是祖祠手碓”，说明此物系彝族先民祭祀祖先的神器。而5个彝文字的书面风格，与今天流行使用的彝文字完全相同，证明彝文在2000多年前就已成熟并稳定下来。这为“两汉盛行说”提供了新证据。在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公布之后，有一些彝学专家指出古彝文与这些符号有同源关系，由此推断彝文创制时间在6300年至6800年。有的汉族学者确认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8200年至9000年前的石饰刻符，是彝文的原始形态，论证彝文产生在约9000年前。这些观点，目前虽有争议，值得商榷，但彝文是中国众多文字乃至世界各国文字中最为古老的文字之一，则是无疑义的。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随着彝文古籍文献的深入发掘、整理和考古的发掘，将会发掘出更多彝文创制时代有据可考的资料。

迄今，祖国西北、西南以及各江河流域出土的大量刻划符号，都不同程度地与今彝区流行彝文的形、义相同或相似，其历史渊源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由于彝族文字历史久远，因此，彝文古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彝文金石铭文，遍布彝乡，这些都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和彝学各学科极其珍贵的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语言的、地理的种种原因，彝文以同音假借字为用字的主要手段，同时，由于彝族先民向祖国大西南四面八方迁居、扩展，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布局，久而久之，各地族人在口语上产生了差异，形成了六大方言二十五种土语，而先民们又有普遍混用同音字撰写或传抄彝书的习惯，传抄者又往往各按自己的方音、方言书写，因而造成同一彝文异体字多的情况。加之，传抄者各自的创字、改字，致使一义多形的字不断增多，也加剧了异体字较多的现象。可以说，这些是各地彝文“书不同文”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和影响着重族全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

为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彝族古籍文献，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为实现彝文“书同文”打下基础，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组在组织整理一套超方言彝文的基础上，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组织编纂了这部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这是一部“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超方言彝文大型工具书。

整理一部超方言彝文，编纂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是滇川黔桂彝文协作重点科研项目。早在1987年7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的第四次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协作会上，经与会彝族领导、学者、专家讨论，一致同意开展彝文协作，先组建筹备组。1992年11月，彝文协作筹备组组织彝语六大方言区的一些彝语文工作者集中于昆明，从对比研究古今文字和彝语方言土语入手，本着彝文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单字义项灵活构词的用字规律，在落实词根的条件下，从各地现行彝文和古籍记载中，选取其便于释读、书写、印刷而形体美观的字，作为全民族中超方言彝文通用字，整理一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超方言彝文。1993年3月下旬，在昆明召开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第一次会议，由四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同协商，正式组建了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并设置办公室。这次会议

形成了《会议纪要》，报国家民委备案。会议决定整理一套超方言彝文为全民族通用文字。尔后，彝文协作组办公室正式从云南、四川、贵州抽调了各方言点彝语文工作者和专家集中于昆明，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整理超方言彝文的工作。在组织各方言点认真进行选字、定字的基础上，于1994年4月上旬，编纂出了《通用彝文字典》初稿，由彝文协作组邀请北京和滇川黔桂彝语文专家学者在贵阳审稿，在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之后，于四月下旬，在贵州省大方县召开了第二次滇川黔桂彝文协作会议。会议期间，再次听取了各方对《通用彝文字典》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了共识：四省区共同整理的超方言彝文，主要用于整理彝文古籍文献和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及彝语言文字、彝学各学科；各省区经批准推行、使用的规范彝文或方案，特别是经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四川规范彝文，继续推广使用；四省区共同整理的超方言彝文，与各省区现行彝文，既有所分工而又相辅相成。

基于上述共识，彝文协作办公室对《通用彝文字典》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编纂成为《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主要作为整理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和彝语文字及彝学各学科的工具书。

彝文协作办公室还根据贵阳审稿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修改、补充、编纂字典的同时，广泛收集四省区彝文古籍文献中的单字，按各地音位系统，按当地同音字分组排列，注明其义项，汇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分为云南卷（上、中、下册）和四川卷，贵州广西卷等五卷。于1995年5月，邀请京滇川黔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彝语文工作者、专家学者及云南、四川、贵州三家民族出版社的彝文编辑，共40余人，在昆明进行审定。会后，彝文协作办公室又根据审定会各方面的意见，将四省区共同编纂的超方言彝文字典定名为《彝文字典》，并调整用字，增加音点，校正各字注音和义项，于1996年3月定稿，交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

《通用彝文字典》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编纂难度很大。彝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卷帙浩繁，金石铭文众多，而且大量彝文古籍文献，迄今未能系统、全面地进行整理，这就更增加了编纂的难度。参加编纂的全体彝语文工作者、专家

经过五个年头、四个春秋的艰苦奋斗，终于大功告成。这是彝族文化建设的一项历史性基础工程，是四省区彝语文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集体协作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参加编纂、编辑和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对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重重困难，兢兢业业、辛勤劳动，为这两部巨著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作出了贡献。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功劳，后代子孙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在滇川黔桂《通用彝文字典》和《彝文字集》出版问世之际，我作为滇川黔桂协作组成员，满怀喜悦的心情，代表协作组，谨向参加彝文字典、字集编纂工作、组织管理工作、审定工作和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各方领导同志、彝语文工作者、专家、学者、三家出版社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彝文字典》、《彝文字集》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因此，书中必然存在的不足乃至错误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再版。

马立三

1996年3月20日

序 二

万年以前，彝文就在远古先民中产生和使用。据《西南彝志》中《哎哺九十代》一章所载，有十九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当他们各传十代（有的传八代、九代）之后，人们普遍有“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活动。最早富有知识文化的先圣举奢哲及其高徒阿买妮，就出现在那时期。而今昆明金宝山出土一万二千年前的刻划文字可相印证。对比研究彝语和汉语、彝文和汉文、彝汉文书记载远古“人、事、时、地、物”，发现两者之间大多相同、相通、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而最古老的即万年前的文化内涵，一直留存于彝文古籍记载中。远古先民认识天、地、人和万物产生发展的三才文化、五行文化、五色文化、五方文化；人们居住山林洞穴时就有社会组织、有部族首领；最早有畜牧业、农业；这些都出现在万年以前，由之展现中华万年文明史。

彝文原本是固定字形、字义的。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方法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而在彝语产生方音、方言之后，从扩大使用同音假借字，发展到各按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写作或抄誊。这样误入歧途，陷入“以音用字”的漩涡，形成各地“书不同文”，各用其字，各写其书，互相读不通，看不懂。而今在各方言土语区流传的古籍，有些记载内容相同，而各人用字不同，又各按方音口语释读其义，往往作出不同的理解。有的传说变异，又笔之于书，与历史事实相悖谬。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各地流传的彝文古籍，必须在各方言土语区之间，各有关翻译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要密切协作，共同研究、共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共同认定其确切记载内容的情况下，将固定字形、字义的超方言通用古彝文正体字，代换原抄本中的同音混用字，然后逐字对译和句译。这样把古籍整理成固定字形、字义的通用彝文本，才能在不同的方言土语区和不同的时代永远传承。

彝文改变以音用字，恢复其固定字形、字义原貌，是符合文字科学原理的。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固定字形、字义是根本。只有字形、字义固定了，读音再变而形、义不变，才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发挥其传达信息的功能。若是以音用字，读音一变，用字就变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就行不通。原因在于违背了文字的科学原理。针对目前彝文以音用字的状况，恢复其固定字形字义原貌，势在必行。

1992~1996年，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汇集一批彝语文工作者在昆明，从研究彝语方音方言入手，就各地流传的彝文中选字。共同整理一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音念读”的超方言通用古彝文，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以备用于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和彝文的教学科研。同时搜集各地流传的彝文单字，汇编成《彝文字集》作为字库保存，以备研究。2002年以来，我受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书面委托，在毕节学院（后更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汇集各方言区编写人员，共同就《彝文字典》补充义项和彝文字，增订成《通用彝文字典》。此次增订，一是就各方言区的音位普查，有义项而未设字的，从《彝文字集》中选字补充。二是原字典中有一字表多义的，按一字一义增补，分别用字。这样在原字典中以2600余字为词头编纂条目的基础上，增加到4118字为字头编纂条目，比原字典更加完善。但我们不能说这就完满无缺，可能在各地运用中，有的义项还没有字，就在《通用彝文字集》中按音位选字补充，经过一段时期，再共同增补。

总之，恢复彝文固定字形、字义的原貌，实现“书同文”是必经之路。我们要继续坚持“大局为重、团结为重、互相靠拢、互相学习、共同完善”的工作原则，努力完成我们的重大事业。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与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共同就原字典增订为《通用彝文字典》，同时主持开发的彝文计算机输入软件用于字典的彝文输入工作，这将更有利于古彝文的传承、保护，彝文古籍整理和彝学教学科研。

陈 英

2015年6月

凡 例

一、本字典按“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原则编纂而成，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其功用有二：

1. 用于深层次研究、整理彝文古籍。在共同考证、校正古籍记载内容的前提下，可将此字典中的本义字，代换原抄本中某些同音混用字，从而恢复各地流传彝文古籍“书同文”的原貌。

2. 用作彝族语言学、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方言学和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各系列学科研究的工具书。

二、本字典搜集、编入的字有：

1. 记录彝区共同词语的字和不同方言区特有的字。

2. 彝文古籍中记载古代人、事、时、地、物的本义字（不包括同音混用字）。

三、本字典中所编入的字分别列为字头。在字头后面，标注各方言音点相同义项的读音。无相同义项的音点不注音。有的是字头前后词素的读音，或者与字头义项不对应的读音，用“（ ）”号括住。

四、按词根用字组词。仅是个别不能就单字义项分析词根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才按音节复合组词用字，各按方音念读。

五、字典中所列各方言点的读音，分别用以下数码标示：

1. 东部方言的威宁音点，标号为“①”。

2. 东南部方言的石林音点，标号为“②”。

3. 南部方言的红河音点，标号号“③”。

4. 西部方言的巍山音点，标号为“④”。

5. 北部方言的喜德音点，标号为“⑤”。

6. 中部方言的楚雄音点，标号为“⑥”。

另外，东部方言中又增设禄劝、大方、毕节、盘县四个头音点，分别用“①”、“②”、“③”、“④”标记。南部方言中增设石屏音点，以“⑤”标记。中部方言增设永仁音点，以“⑦”标记。广西彝区取隆林音点，以“⑧”标记。

以上各音点的音，都是参考音，任何方言、土语区的读者，都可在固定字形、字义，构词相同的条件下，参考其中任何一个读音，读其音而识其字。

六、列为字头的字，注明其义。各音点义项相同、构词相同的各注其音，义项不同，构词不同的，分别用字，各注其音。

每个义项都有例词或例句。每个例词或例句都加注音。属于哪个音点的词语，就注该音点的音。两个或多个音点的词汇相同，分别对应注音，分别加注音点标记。

七、有的例词、例句，由于各方言之间所用音节不相等，构词用字不同，得按音节，循义项分别用字，分别注音。

有的例词涉及其他音点的词语需要同时列举但与字头不对应的，仍列举出来，用“（ ）”号括住。

八、有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由于表达各音节义项的字都要按音位列字头，其例词必然前后重复出现。互用“另见”注明。如“[zi⁵⁵mi³³] ①玉米”一词，在“mi³³”和“zi⁵⁵”两个音节都要出现。当其在“[zi⁵⁵] ①”处出现，注明“（另见[mi³³] ①）”；在“[mi³³] ①”处出现，又注明“（另见[zi⁵⁵] ①）”。这样才能让读者前后联系，辨识其构词缘由。

有的词语尤其是方言词语，需要说明其构词缘由，在其后把有关的字及其词义列出，用“（ ）”括住。

九、每个词头有两个以上义项的，分别用“1、2、3……”等数码标出。一个例词有两个以上解释的，分别用“（1）、（2）、（3）……”等数码标出。

十、在同一音点内，字形、字义相同而有几个不同的读音的，就分别标音。在同一音点内，有的字因义变而音变，就分别释义，分别注音，分别变读。

十一、本字典按威宁音点的音位系统纂字。按部首笔画查字，以起笔为部

首。查字笔画数，连部首笔画数计算在内。

字典中有些字未列部首，按笔画数检字法，在《笔画检字表》中查找。

十二、彝文书写笔顺，一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中到边，先横后直，先主笔后附笔这些都与汉文笔顺相同。不同的是：写汉字“先进人后关门”，如“囚”字，先写“门”和“人”，后写“一”封口。而写彝文字却是“先挖塘后蓄水”，如写“⊗”字，先写“○”后写“乂”；写“田”字，先写“□”，后写“十”。

十三、彝文笔画一般明显可数。有些特殊笔画作如下计数：

- [illegible]

十四、本字典中有代替字“**3=**”和代音字“**3o**”，列于“**3**”部首，均不注固定读音。代替字用代重叠字的第二字。代音字用于无固定读音的词素、词缀。

十五、汉语和外来语的借音，按以下原则处理：

1. 用本字典中的彝文表义字借读汉语音和外来语音。
2. 取多音点声母相同或相近的彝文字借音，亦可就某一音点的读音使用借音字。
3. 除专用人名、地名和某些表达特殊事物的名词必须借音外，其他普通词语，尽可能按彝语义项组词造句，用彝文表义字书写，不滥用借音字。

音节索引

(按①音点音位系统排列。插入其他音点的音位,用“*”标明)

P		p'u	24	mbo	47	fɛ*	66
		p'ʊ	27	mbu	47	fəʳ*	66
		p'ʊ	28	mbʊ	48	fa	66
	Pi	1	p'ɿ*	28		fb*	66
	pi	3	p'ɣ*	28	mb'	fA*	67
	pe	4		fæ*		67	
	pa	5		fo*		67	
	pA*	7	b	mb'i*	48	fu*	67
	pæ*	7		mb'ə*	48		
	pɒ*	7					
po*	7						
pu	11						
pʊ	14						
pʊ	15						
pɣ*	15						
pɿ*	16						
pie*	16						
p'		bi	28				
		bɪ	31				
		be	32				
		bɛ*	33				
		bə*	34				
		bɑ	34				
		bæ*	35				
		bɒ*	36				
		bo	36				
		bɔ*	38				
	bu*	38					
	bʊ	43					
	bɣ*	45					

tsɔ	84	dzə*	107	zu	123	d					
tsu	84	dzɣ*	107	zu*	124						
tsuɯ	85	ndʒ		zuɯ*	124						
tsɣ*	87			zɭ	125		di*	150			
tsɭ	87			zɣ*	125		dɪ	151			
ts‘			ndʒi*	108	t		dy	152			
			ndʒɪ	108			de	153			
		ndʒe	108			dɛ*	154				
		ndʒa	108			də*	154				
	ts‘i*	88	ndʒo	109		ti	125	da	155		
	ts‘ɪ*	88	ndʒu	109		tɪ	126	dA*	156		
	ts‘e	89	ndʒuɯ*	110		ty	127	dɒ*	156		
	ts‘ɛ*	90	ndʒɭ	111		te	127	do	156		
	ts‘a	90	s			tɛ*	129	dɔ*	158		
	ts‘A*	91				ta	129	du	158		
	ts‘ɒ*	91				tA*	130	dɯ	160		
	ts‘æ*	91				tæ*	130	duɯ	161		
	ts‘o	91		si*		111	tɒ*	131	dɣ*	163	
ts‘ɔ*	92	sɪ		112	to	131	die	164			
ts‘u	92	se		113	tu	134	nd				
ts‘ɯ	94	sɛ*		114	tuɯ	135		ndi	165		
ts‘u	94	sɑ*		114	tɣ*	137		ndɪ	165		
ts‘ɯ	94	sA*		115	tie	137		ndy	165		
ts‘ɣ*	96	so*		115	t‘			nde	165		
ts‘ɭ	96	sɔ*		116				nda	166		
dz		su		116				t‘e	141	ndo	167
		sɯ	117			t‘ɛ*		141	ndu	167	
		sɯɯ	117			t‘ə*		141	ndɯ	168	
	ɖi	97	sɣ*	119				t‘a	142	nduɯ	168
	ɖɪ	98	sɭ	120				t‘A*	143	ndie	170
	ɖe	99	sie	121				t‘æ*	143	nd‘	
	dzə*	100	z					t‘ɒ*	143		
	ɖɛ	100					t‘o	144			
	ɖa	100					t‘u	145			
	ɖA*	101		zi*		121		t‘u*	148		
	ɖæ	101		zɪ		121		t‘uɯ	148		
	ɖo	101		ze	121		t‘ɣ*	150			
	ɖu	102		zɛ*	122						
ɖɯ	104	za		122							
ɖuɯ	104	zA*		122							
ɖɭ	107	zo		123							